

AM.07:20。

那是一個平凡無奇的日子。

既不是什麼人的生日、也不是什麼特殊的節日，就是一個非常普通至極的一天。

一如既往的和竹馬走在上學路上，也一如既往的差點在進校門前打起來，就連路過的老師都一副見怪不怪的模式。

「安晨海你嘴巴真的很賤。」

「彼此彼此，不爽來打架啊。」

只差沒真的把袖子給掄起來了，好在沒真的給他打下去。

他們就這樣打打鬧鬧的走進校園，忽然一陣風吹起、刮起了門口掃區才剛堆成一堆的落葉。

在旁邊學生的哀號下，一片枯葉緩緩地飄到佟葉山的頭上，並被安晨海給輕輕拈起。

「招蜂引蝶到現在連樹葉都喜歡你了？」

「怎麼不說我是受歡迎到連落葉都忍不住自己的愛慕了呢？」

「你還真好意思說這話。」

「反正你喜歡我啊，這樣你也是落葉了。」

耍嘴皮子。這大概是他們兩個最共同的特點。

「我不是落葉。」

安晨海停下了腳步，左顧右盼了兩秒後便抓住他的手，接著一把抓進自己懷裡。

唇上的觸感很輕、像是擔心被發現一樣的短促，卻充滿了宣示意味。

「我是能讓你舒服到興奮起來的大樹。」

——這個傢伙。

「哈，都不怕開黃腔被記警告啊？」

「反正也沒人在看啊。」

今天還是一如往常的悠閒啊。